

胡适文存

第四集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第 10 卷

第 10 期

第 10 卷

第 10 期

第 10 卷

第 10 卷

胡适文存

第四集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文存. 第4集/胡适著. —北京: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 - 7 - 5638 - 2064 - 1

I. ①胡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胡适(1891 ~ 1962)—文集 IV. ①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2138 号

胡适文存(第四集)

胡适 著

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(邮编 100026)

电 话 (010)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sjmcb.com>

E-mail publish@cueb.edu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
印 刷 北京地泰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523 千字

印 张 27.5
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38 - 2064 - 1/C · 102

定 价 61.00 元

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前言

本集以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12 月第 1 版为底本,参考其他版次及台北远东图书公司 1953 年版编校而成。原书书名《胡适论学近著》第一集,所收文章大致写于 1930 年至 1935 年;这些文章当时大都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,或作为序跋收入已出书籍。1953 年 12 月,经胡适授权,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印行了《胡适文存》四集合印本,该合印本将《胡适论学近著》第一集易名为《胡适文存四集》。此后,各种版本的《胡适文存》都沿用了四集这一形式。

原书系繁体字竖排,现改为简体字横排。民国时代有其语言习惯,作者也有其自己的文字风格。鉴于原书已采用新式标点符号,只是当时的标点符号与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有区别,编校工作中,除订正个别文字错讹,并按现行规范用法修改少许标点符号之外,本次出版基本未作其他增删改动。原书中出现的不少书名、专业术语尤其是译名(人名及地名等)与今不同,还有一些当时流行或通行但现今已不通行的词汇,本次出版也从旧;个别作了更改的地方,均以页下注的方式加了编者注。最后需要说明的是,将原竖排繁体改横排简体后,原行文中所出现的诸如“左列”、“右列”字样,现按横排相应改为“左(下)列”、“右(上)列”,请读者留意。

目 录

1 / 自 序

卷一

5 / 说 儒

58 / 附录一 周东封与殷遗民 傅斯年

63 / 附录二 毛西河论三年之丧为殷制

66 / 附录三 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 胡适

71 / 评论近人考据《老子》年代的方法

86 / 附录一 与钱穆先生论《老子》问题书 胡适

87 / 附录二 致冯友兰书 胡适

90 / 校勘学方法论

——序陈垣先生的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*

卷二

101 / 论《牟子理惑论》

——寄周叔迦先生

104 / 陶弘景的《真诰》考

118 / 《四十二章经》考

124 / 附录一 寄陈援菴先生书 胡适

125 / 附录二 陈援菴先生来书

127 / 附录三 答陈援菴先生书 胡适

130 / 楞伽宗考

157 / 《楞伽师资记》序

163 / 荷泽大师神会传

192 / 《神会和尚遗集》序

194 / 《坛经》考之一(跋《曹溪大师别传》)

200 / 《坛经》考之二(记北宋本的《六祖坛经》)

(跋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《坛经》影印本)

卷三

- 213 / 辨伪举例
——蒲松龄的生年考
- 220 / 《醒世姻缘传》考证
256 / 后记一
256 / 后记二
258 / 附录一 柳泉蒲先生墓表 张元
259 / 附录二 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 胡适
- 263 / 跋乾隆庚辰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抄本
- 271 / 跋《四游记》本的《西游记传》
- 274 / 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序
- 277 / 《西游记》的第八十一难

卷四

- 287 / 我们走那条路
296 / 附录一 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 梁漱溟
303 / 附录二 答梁漱溟先生 胡适
- 305 / 《王小航先生文存》序
- 307 /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
- 312 / 信心与反省
- 317 / 再论信心与反省
- 322 / 三论信心与反省
- 327 /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
- 331 /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
- 336 / 领袖人才的来源
- 340 /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
——答孟心史先生
- 343 /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
- 347 /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
- 351 / 所谓“中小学文言运动”
- 356 / 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
- 361 / 大众语在那儿
- 364 / 试评所谓“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”

卷五

- 373 / 论《春秋》答钱玄同
374 / 附录 钱先生来书
- 376 / 司马迁替商人辩护
- 381 / 谈谈《诗经》
- 388 / 论《诗经》答刘大白
389 / 附录 刘大白先生来书
- 391 / 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与颉刚书
- 394 / 明成祖《御制佛曲》残本跋
- 396 / 读王小徐先生的“佛法与科学”
- 399 / 《参同契》的年代
- 402 / 《辞通》序
- 409 / 赵万里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序
- 412 / 《书舶庸谭》序
- 415 / 《人权论集》序
- 416 / 《四十自述》自序
- 418 /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(《胡适文选》自序)

自序

这里收集的一些文字大都是最近五年内随时写的,其中偶有三四篇是五年前写的。这些文字差不多全是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的。没有发表过的只有这几篇:

《〈四十二章经〉考》和附录三件

《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》

《论〈春秋〉——答钱玄同》

《论〈诗经〉——答刘大白》

《明成祖〈御制佛曲〉残本跋》

《〈参同契〉的年代》

这一集本是《胡适文存》第四集的一部分。因为有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——尤其是我这三四年来讨论国际政治的文字——在这个时候不便收集印行,所以我把其中关于学术思想的一部分抽出来,编成这一集《论学近著》。

这一集分五卷。第一卷只有三篇文字:《说儒》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的想法,我自信这个想法,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,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。此外两篇都是讨论治学方法的:《老子》年代一篇是考证学的方法论;校勘学一篇是校勘学的方法论。

第二卷全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。只有《真诰考》一篇是关于道教史料的,因为《真诰》牵涉到《四十二章经》,所以我把这一篇也收在这里,第三卷全是整理小说史料的文字。《〈西游记〉的第八十一难》是一篇游戏之作,收在第三卷里作个附录。

第四卷是我近年对于国内几个重要的思想问题发表的文字。青年的读

者若嫌这一集的考据文字太沉闷了，他们最好是先读这一卷。这一卷的文字最容易读；并且这里提出的一些思想问题，也都是值得大家平心静气的想想的。

第五卷是一些杂文，只可算是全集的一个附录。

五年之中，只有这一点讲学成绩，我自己很感觉惭愧。如果这几十篇文字可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讨论和批评，那是我最欢迎的。

二十四，十，二十九日

胡適文存

第四集

卷一

说 儒

(一)问题的提出。

(二)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；他们的衣服是殷服，他们的宗教是殷礼，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。

(三)论儒的生活：他们的治丧相礼的职业。

(四)论殷商民族亡国后有一个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的预言；孔子在当时被人认为应运而生的圣者。

(五)论孔子的大贡献：(1)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“仁以为己任”的儒；(2)把柔儒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。

(六)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；论老子是正宗的儒。附论儒与墨者的关系。

—

二十多年前，章太炎先生作《国故论衡》，有《原儒》一篇，说“儒”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：

儒有三科，关“达”、“类”、“私”之名（《墨子·经上》篇说名有三种：达、类、私。如“物”是达名，“马”是类名，“舜”是私名）。

达名为儒。儒者，术士也（《说文》）。太史公《儒林列传》曰，“秦之季世坑术士”，而世谓之坑儒。司马相如言“列仙之儒居山泽间，形容甚臞。”（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语。《史记》儒作传，误）……王充《儒增》、《道虚》、《谈天》、《说日》、《是应》，举“儒书”，所称者有鲁般刻鸢，由基中杨，李广射寝石矢没羽……黄帝骑龙，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，日中有三足鸟，月中有兔蟾蜍。是诸名籍道、墨、刑法、阴阳、神仙之伦，旁有杂家所记，列传所录，一谓之儒，明其皆公族。“儒”之名盖出于“需”，需者云上于天，而儒亦知天文，识旱潦。

何以明之？鸟知天将雨者曰鹢（《说文》），舞旱暵者以为衣冠。鹢冠者亦曰术氏冠（《汉·五行志》注引《礼图》），又曰圜冠。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，履句屨者知地形，缓佩玦者事至而断（《田子方》篇文。《五行志》注引《逸周书》文同。《庄子》圜字作鹢。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云：“鹢冠前圜。”）。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。…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，谓其多技，故号遍施于九能，诸有术者悉赅之矣。

类名为儒。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。《天官》曰，“儒以道得民”。说曰，“儒，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”。《地官》曰，“联师儒”。说曰，“师儒，乡里教以道艺者”。此则躬备德行为师，效其材艺为儒。……

私名为儒。《七略》曰，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，于道为最高”。周之衰，保氏失其守，史籀之书，商高之算，蜂门之射，范氏之御，皆不自儒者传。故孔子……自诩鄙事，言君子不多能，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。及《儒行》称十五儒，《七略》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，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，未及六艺也。其科于《周官》为师，儒绝而师假摄其名。……

今独以传经为儒，以私名则异，以达名、类名则偏。要之题号由古今异，儒犹道矣。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，于今专为师氏之守。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，于今专为老聃之徒。……

太炎先生这篇文章在当时真有开山之功，因为他是第一个人提出“题号由古今异”的一个历史见解，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名词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。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“儒”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，从一个广义的，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“儒”，后来竟缩小到那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”的狭义的“儒”。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，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。《论语》记孔子对他的弟子说：

女为君子儒，毋为小人儒。

这可见当孔子的时候，“儒”的流品是很杂的，有君子的儒，也有小人的儒。向来的人多蔽于成见，不能推想这句话的涵义。若依章太炎的说法，当孔子以前已有那些广义的儒，这句话就很明白了。

但太炎先生的说法，现在看来，也还有可以修正补充之处。他的最大弱点在于那“类名”的儒（其实那术士通称的“儒”才是类名）。他在那最广义的儒之下，

另立一类“六艺之人”的儒。此说的根据只有《周礼》的两条郑玄注。无论《周礼》是否可信,《周礼》本文只是一句“儒以道得民”和一句“联师儒”,这里并没有儒字的定义。郑玄注里说儒是“有六艺以教民者”,这只是一个东汉晚年的学者的说法,我们不能因此就相信古代(周初)真有那专习六艺的儒。何况《周礼》本身就很可疑呢?

太炎先生说“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”,此说自无可疑。但他所引证都是秦汉的材料,还不曾说明这个广义的儒究竟起于什么时代,他们的来历是什么,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,他们同那狭义的孔门的儒有何历史的关系,他们同春秋战国之间的许多思想潮流又有何历史的关系。在这些问题上,我们不免都感觉不满足。

若如太炎先生的说法,广义的儒变到狭义的儒,只是因为“周之衰,保氏失其守”,故书算射御都不从儒者传授出来,而孔子也只好“自诡鄙事,言君子不多能,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”。这种说法,很难使我们满意。如果《周礼》本不可信,如果“保氏”之官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制度,这种历史的解释就完全站不住了。

太炎先生又有《原道》三篇,其上篇之末有注语云:

儒家、法家皆出于道,道则非出于儒也。

若依此说,儒家不过是道家的一个分派,那么,“儒”还够不上一个“类名”,更够不上“达名”了。若说这里的“儒”只是那狭义的私名的儒,那么,那个做儒、法的共同源头的“道”和那最广义的“儒”可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?太炎先生说,“儒、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”(《原道上》),他的证据只有一句话:

孔父受业于征藏史,韩非传其书(《原道上》)。

姑且假定这个渊源可信,我们也还要问:那位征藏史(老聃)同那广义的“儒”又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?

为要补充引申章先生的说法,我现今提出这篇尝试的研究。

二

“儒”的名称,最初见于《论语》孔子说的:

女为君子儒，毋为小人儒。

我在上文已说过，这句话使我们明白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，有君子，有小人，流品已很杂了。我们要研究这些儒是什么样的人。

我们先看看“儒”字的古义。《说文》：

儒，柔也，术士之称。从人，需声。

术士是有方术的人，但为什么“儒”字有“柔”的意义呢？“需”字古与“𤝵”相通；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𤝵，弱也。”𤝵即是今“𥝵”字，也写作“软”字。“需”字也有柔软之意；《考工记》：“革，欲其茶白而疾澣之，则坚；欲其柔滑而腥脂之，则需。”郑注云：“故书，需作𥝵。郑司农云：‘𥝵读为柔需之需，谓厚脂之韦革柔需。’”《考工记》又云：“厚其帑则木坚，薄其帑则需。”此两处，“需”皆与“坚”对举，需即是柔𤝵之𤝵。柔软之需，引伸又有迟缓濡滞之意。《周易》彖传：“需，须也。”《杂卦传》：“需，不进也。”《周易》“泽上于天”（䷵）为夬，而“云上于天”（䷄）为需；夬是已下雨了，故为决断之象，而需是密云未雨，故为迟待疑滞之象。《左传》哀六年：“需，事之下也。”又哀十四年：“需，事之贼也。”

凡从需之字，大都有柔弱或濡滞之义。“孺，弱也”。“孺，乳子也”。“懦，弩弱者也”（皆见《说文》）。《孟子》有“是何濡滞也。”凡从𤝵之字，皆有弱义。“𥝵，弱也”（《说文》）；段玉裁说𥝵即是儒字。稻之软而黏者为“𥝵”，即今糯米的糯字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𥝵，弱也。”大概古时“需”与“𤝵”是同一个字，古音同读如弩，或如糯。朱骏声把从𤝵之字归入“乾”韵，从“需”之字归入“需”韵，似是后起的区别。

“儒”字从需而训柔，似非无故。《墨子·公孟》篇说：

公孟子戴章甫，搢忽，儒服而以见子墨子。

又说：

公孟子曰，君子必古言服，然后仁。

又《非儒》篇说：

儒者曰，君子必古言服，然后仁。

《荀子·儒效》篇说：

逢衣浅带（《韩诗外传》作“博带”），解果其冠……是俗儒者也。

大概最古的儒，有特别的衣冠，其制度出于古代（说详下），而其形式——逢衣，博带，高冠，搢笏——表出一种文弱迂缓的神气，故有“儒”之名。

所以“儒”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，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。

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，我们又可以推测到儒的历史的来历。《墨子》书中说当时的“儒”自称他们的衣冠为“古服”。周时所谓“古”，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。试以“章甫之冠”证之。《士冠礼记》云：

章甫，殷道也。

《礼记·儒行》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：

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；长居宋，冠章甫之冠。丘闻之也：君子之学也博，其服也乡。丘不知儒服。

孔子的祖先是宋人，是殷王室的后裔，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“殷人”（见《檀弓》）。他生在鲁国，生于殷人的家庭，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。但《儒行》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，似可信）。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，他懂得当时所谓“儒服”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。儒服只是殷服，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“乡”服，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。

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，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：最初的儒都是殷人，都是殷的遗民，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，习行殷的古礼。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。

我们必须明白，殷商的文化中心虽在今之河南——周之宋、卫（卫即殷字，古读殷如衣，邾、韦古音皆如衣，即殷字）——而东部的齐鲁皆是殷文化所被，殷民族所居。《左传》（《晏子春秋》外篇同）昭公二十年，晏婴对齐侯说：“昔爽鸠氏始居此地，季荝因之，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。而后太公因之。”依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及杜预《左传注》，有逢伯陵是殷初诸侯，蒲姑氏（《汉书》作薄姑氏）是殷周之间的诸侯。鲁也是殷人旧地。《左传》昭公九年，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